

忠於教會

聖施禮華於1972年6月4日發表了《忠於教會》講道，這是收錄於《熱愛教會》一書中的三篇講道中的第一篇。

2026年1月20日

「但是，教會是什麼？教會在那裡？許多基督徒感到困惑和迷失，對這些問題找不到肯定的答案。（……）一連串的事實和困難看來已凝聚在一起，使教會光明的容貌變得暗淡。有一些人堅持，唯有當他們每個人熱切地令教會適應所謂的「現今時代」

(.....) 他們的看法都是錯的。今日的教會，跟基督所建立的教會是相同的，不可能是另一個教會。」

聖施禮華的講道《忠於教會》以此開篇，他試圖解答當時教會面臨的種種問題，而這些問題在今天依然具有現實意義。

《忠於教會》、《教會的超性目的》和《永恆的司鐸》是主業團創辦人聖施禮華所作的三篇講道，收錄於《熱愛教會》一書中。

本主日的禮儀經文組成一連串對上主的祈求。我們告訴祂，祂是我們的救援，我們的磐石，我們的庇難所。集禱經也出自答唱詠的同一主題：「你從不拒絕光照那些堅信你慈愛的人。」在對經裡，我們繼續向祂訴說：「我蒙難時呼求上主.....上主，求你助我逃脫邪惡和欺詐的唇舌。上

主，我一心投靠你。」我們被天主父的堅持所感動；祂決意提醒我們該祈求祂的仁慈，無論發生什麼事情，總要不斷祈求祂的仁慈。現在也是一樣，正當混亂不清的聲音困擾著教會，許多靈魂迷失了，因為他們找不到善牧——另一位基督，帶領他們走到慈愛的上主面前。他們反而找到

「賊和強盜」，他們來，「無非是為偷竊、殺害、毀滅。」（若10:8,10）我們不要害怕。教會是基督的身體，必須完美無缺地成為善牧的道路和羊棧，穩固的基礎，以及向眾人開闢的道路。我們剛剛在福音裡讀過：「你出去，到大道以及籬笆邊，勉強人進來，好坐滿我的屋子。」（路14:23）

但是，教會是什麼？教會在那裡？許多基督徒感到困惑和迷失，對這些問題找不到肯定的答案。他們結果相信，也許教會訓導當局歷來所制訂的答案，以及教理明確地和簡單地提出的答案都已經「過時」，必須由新的

答案取而代之。一連串的事實和困難看來已凝聚在一起，使教會光明的容貌變得暗淡。有一些人堅持，唯有當他們每個人熱切地令教會適應所謂的「現今時代」，才找到合法的教會。其他人則喊叫：教會不過是人對精誠團結的一個渴望。他們說，我們應改變教會，配合現時的情況。他們的看法都是錯的。今日的教會，跟基督所建立的教會是相同的，不可能是另一個教會。「根據教會透過信德所建立的規誡，並且根據信德的聖事，宗徒及其繼承人是天主的代表。因此，正如他們建立另一個教會是非法的，同樣，他們要傳遞另一個信仰，或建立另外的聖事，也是非法的。相反地，教會是由『高懸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肋旁所傾流的聖事』而建立。」當我們在彌撒誦唸信經時，必須承認初期大公會議的信仰宣認，有四項關於教會的標誌：「唯一、至聖、至公，從宗徒傳下來的。」這些都是教會的基本屬性，正如基督所意願的，是從教會的本質衍生出來的。它們既是基本

的，也就是標誌、標記，使教會跟其他人性的聚會有別，儘管在其他聚會中也許宣佈基督的名字。約在一個多世紀以前，教宗庇護九世簡略地綜合了這傳統的訓導：「耶穌基督的真教會，有四個標誌；這是我們在信經裡所肯定為當信的道理，由天主的權威所奠定而予以鑑別；而在這四個標誌中，任何一個，該與其他標誌，連繫在一起，不能彼此分開；為此，真的基督教會，而被稱為公教會，同時該閃耀著唯一、至聖而從宗徒傳下的教會光輝。」我要強調，這是教會的傳統訓導，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也再三重申的訓導，即使近年已遭很多人遺忘，被錯誤的大公主義引導。「這就是基督的唯一教會，我們在信經內所承認的唯一、至聖、至公、由宗徒傳下來的教會，我們的救主在其復活後交由伯多祿治理的教會，也就是託付給伯多祿和其他宗徒去傳揚與管理的教會，基督把它立為真理的柱石和基礎。」

教會是唯一的

基督向祂的父呼喊：「使他們合而為一，」（若17:11）「願眾人都合而為一；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，就如你在我內，我在你內。」（若17:21）耶穌不斷娓娓道來這個關乎合一的勸諭，因為「凡一國自相紛爭，必成廢墟；凡一城或一家自相紛爭，必不得存立。」（瑪12:25）這一個訓誨，轉變成強烈的渴望：「我還有別的羊，還不屬於這一棧，我也該把他們引來，他們要聽我的聲音，這樣，將只有一個羊群，一個牧人。」（若10:16）我們的主用來表達這信理的語調是何等美妙！祂引用縱橫交錯的言詞和形象，好使我們可以明白，好使這份對合一的熱情可以銘刻在我們的靈魂上。「我是真葡萄樹，我父是園丁。凡在我身上不結實的枝條，他便剪掉；凡結實的，他就清理，使他結更多的果實.....你們住在我內，我也住在你們內。正如枝條若不留在葡萄樹上，憑自己不能結

實；你們若不住在我內，也一無所能。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條；那住在我內，我也住在他內的，他就結許多的果實，因為離了我，你們什麼也不能做。」（若15:1-5）難道你們看不到，那些離開教會的，儘管枝葉茂密，但很快便會乾枯，它們的果實也變成蛀蟲的溫床嗎？去愛至聖的、羅馬的、從宗徒傳下來的，唯一的教會！正如聖西彼廉寫道：「那在教會以外，到處收割的人，是耗費基督的教會。」金口聖若望也堅持：「不要離開教會。沒有東西比教會更加強壯。你的希望是教會；你的救恩是教會；你的庇護是教會。教會比天更高，比地更廣；它從不年老，它的活力永遠常存。」要維護教會的合一，就要與我們的葡萄樹——耶穌基督——結合而生活。藉著越益忠於常存的教會訓導當局：「聖神被預許而來到伯多祿的繼承人那裡，不是為叫他們，由祂啟示而揭露新的道理，而是為叫他們，在祂的助佑下，把那藉宗徒所傳授下來的啟示，即信仰的寶

庫，嚴正地予以看管，且忠實地予以陳述。」藉著敬禮我們這位完美無瑕的母親，和熱愛羅馬宗座，我們將保存合一。

有人說，只有少數人仍留在教會。我會說，如果我們眾人都忠誠地保管基督的信理，我們的人數會大大增加，因為天主願意人坐滿祂的屋子。在教會內，我們發現基督；祂是我們萬愛之愛。我們應渴望全人類獲得我們的聖召，這份令靈魂陶醉的親密喜樂，也是耶穌仁慈聖心的寧靜甘飴。有人聽說我們必須合一。是的，就合一吧。然而，我恐怕在某些自稱為合一的活動背後，隱藏著欺騙，因為這些活動沒有帶領我們邁向基督——真葡萄樹的愛。因此，它們沒有結出果實。我每天祈求我們的上主擴展我的心靈，願祂賦予那放在我靈魂中的愛超性的本質；這份愛是為眾人的，不分種族、國籍、文化狀況或財富。我真摯地尊重眾人，不論是否公教徒，那些相信的人，以及那些不相信的

人。我為那些沒有信仰的人感到難過。但是，基督只建立了一個教會：祂只有一位淨配。所有基督徒合一？是的。甚至更進一步：所有信神的人合一。但是，只有一個真正的教會存在。我們無須從分佈世界各地的碎片中重建它，也無須經歷任何淨化才獲得最終的潔淨。「基督的淨配不可以是淫亂的，因為她是清廉純潔的。只有一所房子以貞潔的端莊，認識和保管唯一不可侵犯的新娘的床。她保存我們給天主，她為所孕育的子女預定天國。任何人離開教會，就是與通姦者結合；他放棄對教會的許諾，遺棄基督的教會，所以不會獲得基督的獎勵。」

教會是至聖的

現在，我們可以更了解教會的合一如何導向她的聖德，而她的聖德中的主要導向之一，就是合一，以三位一體的天主的奧蹟為中心。「只有一個身體和一個聖神，正如你們蒙召，同有

一個希望一樣。只有一個主，一個信德，一個洗禮；只有一個天主和眾人之父，祂超越眾人，貫通眾人，且在眾人之內。」（弗4:4–6）聖德正是與天主結合；與主更加親密，更加聖潔。教會是基督所願意建立的；基督是這樣承行天父的旨意；聖子的淨配獲得聖神的助佑。教會是至聖聖三的工程；她是神聖的，也是我們的母親，我們的慈母聖教會。我們在教會內仰慕一種圓滿，我們稱之為既原始的，又是最終的，即末世的圓滿。聖保祿在致厄弗所人書裡提到這兩點：「基督愛了教會，並為她捨棄了自己，以水洗，藉語言，來潔淨她，好使她在自己面前呈現為一個光耀的教會，沒有瑕疵，沒有皺紋，或其他類似的缺陷；而使她成為聖潔和沒有污點的。」（弗5:25–27）教會原始的和基本的聖德可以被隱藏起來——但是，永不可被破壞，因為它是毫無瑕疵的：「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她」（瑪16:18）。正如我先前說過，在某些黑暗的時刻，人可能看不見它，

而這現象幾乎是普遍的。但是，聖伯多祿把基督徒稱為「聖潔的國民」（伯前2:9）。作為聖潔的國民，所有信徒已蒙召成聖，他們必須奮力配合恩寵，努力成聖自己。縱貫從古至今，已有許多基督徒，包括年青和年老，獨身和已婚，司鐸和平信徒，男和女，都已真正地成聖自己。但是，不論過去或現在，如此眾多信徒的個人聖德，都不是清楚可見的。我們經常未能認出，在我們身邊工作和生活的普通人，是平凡卻神聖的。從現實的觀點看，最突出的反而是罪惡和不忠：這些都是更顯而易見的。

「聖潔的國民」由軟弱的受造物組成。這種顯明的矛盾，標誌著教會奧蹟的一個層面。教會既是神聖的，也是人性的，因為它由人組成，而人也有自己的缺點：「眾人是塵埃灰土」。（德17:31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建立教會，期望這個民族的成員能不斷努力培養聖德。然而，並非眾人都忠實地回應這召叫。在基督的淨配

身上，可見到救恩途徑的奇妙，同時也可見到那些接納這途徑的人的悲慘。「至聖的救贖者為了一個相同的目標，就是為了讓救贖工程永存在世上，便賦予人類團體，一個由他所建立的、具有完美秩序的社會架構，具有一切司法和社會元素……如果，有人意識到教會內有些東西指向我們人性的缺點，不應歸咎於教會的司法架構，而是因為個人可悲地傾向於邪惡。她的至聖建立者忍受這種傾向的存在，甚至存在於祂的奧體較高層的成員身上，是為了試探羊群和牧者的美德，也是為了基督徒信仰在眾人當中獲得更大的價值。」這是教會此時此地的實況。因此，基督淨配的聖德跟在她懷中有欠缺的人，兩者是並存的。「基督不願意罪人被擯棄在他所創立的社團之外；如果部份成員的靈性薄弱，這不是削弱我們愛教會的理由，而是令我們更加憐憫其他成員。」

從任何屬於教會的人（不管他們的地位有多高）的缺點和可悲來看，如果任何人覺得自己對教會的信任，對基督的信德減少，那麼，這是很不成熟的標記。教會並非由伯多祿，或若望，或保祿治理，而是由聖神治理，並且上主已應許常在她身邊，「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終結。」（瑪28:20）讓我們聆聽聖多瑪斯·亞奎納就這一點的解釋。他講論領受聖事，是聖化恩寵的產生原因和標記：「接近聖事的人，就是從教會施行人那裡領受有關的聖事；教會的施行人不是某某人，而的確是教會的施行人。因此，既然教會容許他保持職務，那麼，從他領受聖事，也不會分擔他的罪過，卻是分享教會的生命，因為教會公開承認他是施行人。」既然上主容許人性的軟弱出現，我們的反應該也是一樣的，就好像當我們看到母親生病，或受到鄙視，該更加愛她，以內心和外在的行動，向她表示更大的愛慕。如果我們愛教會，就永不會在我們內產生一種病態的興趣：喜歡談

論她一些孩子的軟弱，正如談論母親的過錯一樣。教會、基督的淨配，無須呻吟著「我罪」。但是，我們要承認：「我罪、我罪、我的重罪。」唯一真正的「我罪」，是個人的罪，不是那攻擊教會的罪，指出並誇大人性的缺點。在這位神聖的母親身上，人性的缺點源自於在她內，有一些迷失了的人的行為，然而，人性的缺點永不能破壞，甚至觸碰到，我們所謂教會原始的和基本的聖德。天主，我們的主確實把教會比作打穀場，地上堆滿了麥桿禾草，還有用來製造食物和祭獻麵餅的麥子；祂亦把教會比作撒在海裡的網，「網羅各種的魚」（瑪13:47），同時網羅好魚和壞魚，然後把壞魚扔掉。

教會的至聖性的奧秘——那未受破壞的光明，可能被人類無恥行為的陰影所弄得暗淡——拒絕絲毫懷疑、質疑我們母親的美麗。我們也不可容忍別人侮辱她，默不作聲。我們不可在教會內找出弱點，為能加以批評，正如

有些人藉此顯示他們自己既無信德又無愛德。我不可想像有人竟會攻擊自己的母親，又會真心地愛慕她。我們的母親是神聖的，因為她生來就是純潔的，而且繼續完美無瑕，直至永遠。如果我們偶然看不到她美麗的面容，就擦亮自己的眼睛吧。如果她的聲音不取悅我們，就除去耳朵中的一切硬物吧。這樣，才不會阻礙我們從她的聲音裡聽到愛的牧人的喃喃細語。我們的母親是神聖的，懷著基督的聖德，她結合於基督的身體，即我們眾人；也結合於基督的神，即聖神。如果我們存留在天主的恩寵裡，聖神也居住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。我們大膽地向教會高唱：聖、聖、聖，激發一首歌頌至聖聖三的聖歌。教會，我的慈母啊，你是聖潔的，因為神聖的天主子建立了你。你是神聖的，因為一切聖德的根源的天父，授予它給你。你是神聖的，因為那居住在信徒靈魂裡的聖神助佑你，好能聚集天父的子女；因為天父將居住在天上的教會、永恆的耶路撒冷。

教會是至公的

「天主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，並得以認識真理，因為天主只一個，在天主與人之間的中保也只有一個，就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穌，祂奉獻了自己，為眾人作贖價：這事在所規定的時期已被證實。」（弟前2:4-6）耶穌基督只建立了一個教會。因此，基督的淨配是唯一的，至公的，就是普世的，為眾人的。許多個世紀以來，直至現在，教會一直散佈在世界各地，而它的成員也包括所有種族，和所有階層的人。但是，教會的普世性並不在於她的地理環境，即使這是可見的標記，可靠的動機。在聖神降臨那天，教會已經是至公的。教會從耶穌受傷的聖心誕生時已是至公的，是聖神點燃的火。在第二世紀，基督徒即稱教會為公教會，目的是區別教會與其他引用基督之名的教派，因為這些教派以不同的形式出賣基督的教義。聖濟利祿寫道：「我們稱它為公教會，不是因為它散佈在世界各地，從地極到

地極，而是因為它以一種普遍的方法，完整無缺地教導人所應該知道的教義，包括可見的和不可見的，在天的和在地的。同樣，由於它吸引所有類別的人，不論是管治的或被管治的，有學識的或無知的，都真誠地崇拜。最後，因為它治癒一切罪過，不論是靈魂或肉身的罪過，並使之健康，還擁有一——不管怎樣稱呼——一切言行上的美德，以及一切屬靈恩賜的美德。」教會的至公性不在於非公教徒是否宣稱它或承認它，也不在於製造公眾輿論的人，就非靈性的事上，是否採納——偶然利用——教會當局某些人士的意見，如果這些教會人士的意見與他們的意見相似。任何人性的意識形態所維護的真理，會經常在教會恆久的教導中找到共鳴或基礎。在某種意義上，這是教會訓導當局所保管的天主啟示的標記。但是，基督的淨配是至公的，即使有大多數人故意忽視，甚至加以虐待迫害，不幸地發生在那麼多的地方。

教會不是政黨，也不是社會意識形態，也不是促進和諧或物質進步的國際組織，即使我們承認這些或其他活動的崇高。今天，教會總是再三代表有需要的人、受苦的人，和所有以任何方式承擔唯一真正的邪惡——罪惡的後果的人，而承受巨大的工程。對眾人來說，即對那些被剝削的人來說，也對那些聲稱享受大地產物成果的人來說，教會確定是唯一的、基本的、最終的真理：我們的命運是永恆的和超性的，只有在耶穌基督內我們才得到永遠的救恩，唯有在祂內，我們才可在這生命裡達致真正的平安與福樂。現在，請與我一起祈求我們的主天主，願我們公教徒永不會忘記這些真理，願我們承諾予以實踐。公教會不需要人的認可，因為這是天主的工作。藉著我們產生聖德的果實，將顯示出自己是公教徒，因為聖德不被任何邊界所限制，也不是任何個別團體的財產。如果我們祈禱，如果我們努力時時刻刻朝向天主，如果我們總是盡力在一切事上持守公義，如果我

們敬愛和維護別人的自由，我們將顯示出自己是公教徒。我們應從公義這名詞最廣的意義上理解，因為在現今這個時代，人們在引用這詞語時，經常附帶著物質主義錯誤的解釋。我也提醒你們，教會至公性的另一個標記，就是忠信地保存和施行耶穌基督所建立的聖事，絕不基於人性的扭曲或邪惡的企圖，而從心理學或社會學去加以解釋。因為「這不是由某人去決定另一個人會怎樣運用那屬於後者的力量和權威。他所能決定的一切，只是屬於他權力之下的東西。因此，由於人類的聖化屬於天主的權下；天主聖化一切，人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斷來選擇聖化自己的方法。相反地，這應由神聖的機構來決定。」如果按照理解和明瞭的自然法則，認為普世性不過是「標記」、象徵而已，那麼，企圖從聖事的必要成份中剔除普世性，此舉可說是正當的。但是，「新法律的聖事既是起因，也是標記。因此，正如慣常的經文所指出，聖事實現它們所象徵表達的東西。由此，在

它們內，顯然聖事的基本特質得以完美地實現，因為它們是為了神聖的事物，不僅是它的標記，也是它的產生因。」

公教會是羅馬的公教會。我細細品嘗「羅馬的」這個字！我感到完全是羅馬的，因為羅馬表示普世的、至公的。因為它帶領我溫柔地愛教宗；正如我一向視為摯友的西恩納的聖加大利肋所喜歡重申的：「他是世上甘飴的基督」。保祿六世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閉幕階段裡強調，「從這個羅馬公教的中心，在理論上，沒有人是接觸不到的；可以而且應該接觸到眾人。對公教會來說，沒有人是陌生人，沒有人被排斥，沒有人把自己視為遙不可及的。」我竭力尊敬伯多祿和保祿的羅馬，浸淫在殉道者的血裡，從這個中心，有如此眾多的人出發往遍世界，宣佈基督救世的話語。成為羅馬的公教會，並不展現任何地方主義，反而是真實的大公主義。她必擁有擴闊心靈的渴望，懷著基督的

救贖熱誠而向眾人敞開；基督尋找眾人，接納眾人，因為祂先愛了眾人。聖安博所寫的幾句話，可譜成一首喜樂的歌曲：「哪裡有伯多祿，哪裡就有教會；哪裡有教會，哪裡就沒有死亡，而是永恆的生命統治。」因為那裡有伯多祿和教會，就有基督；而祂是救恩，是唯一的道路。

教會是從宗徒傳下來的

我們的主在少數宗徒的軟弱但忠信之上，建立了教會，而祂向宗徒恩許聖神會不斷助佑。讓我們再一次閱讀以下一段著名和歷久常新的經文：「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，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，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。看，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終結。」

（瑪28:18–20）福音的宣講並非透過少數熱誠者的首創精神而在巴肋斯坦出現。宗徒們可以做什麼？在那個時代，他們是微不足道的。從人性的觀

點看，他們既不富有，又沒有學識，又不是英雄。耶穌把一項龐大的、神聖的任務，放在一小撮人的肩上：

「不是你們揀選了我，而是我揀選了你們，並派你們去結果實，去結常存的果實；如此，你們因我的名無論向他求什麼，他必賜給你們。」（若

15:16）在兩千年的歷史中，宗徒繼承一直保存在教會內。特倫多大公會議宣佈：「那繼承宗徒位的主教們，一如宗徒（保祿）所說的，他們是由聖神所立的全群中的監督，來管理天主的教會（宗20:18）。」在宗徒們當中，基督親自讓西滿成為受到特別注意的對象。「你是伯多祿（磐石），在這磐石上，我要建立我的教會。」（瑪16:18）「我已為你祈求了，為叫你的信德不致喪失，待你回頭以後，要堅固你的弟兄。」（路22:32）伯多祿遷往羅馬，並在那裡建立代表基督的首席權。因此，宗徒繼承在羅馬是最顯而易見的，羅馬也因而用來表示宗座。梵蒂岡第一次大公會議引用前一次大公會議，即斐冷

翠大公會議的定斷宣稱，「所有信徒必須相信，聖宗座以及羅馬教宗，對全球（教會），握有首席權，那羅馬教宗，是基督的真代表，全教會的首領，一切基督徒的父親兼導師；而且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曾在伯多祿身上，把牧養，治理及統管全教會的圓滿權柄，交給了羅馬教宗本人。」

羅馬宗座的至高權力，以及他的不能錯誤權，即他談及的「宗座權威」，並不是人性的發明。它們是建基在基督明確的基本意願上。那麼，要以主教團的管治來對抗教宗的管治，或把宗座訓導權威的有效性貶抑至信友的贊許，都是愚蠢的！沒有事情比權力的平衡更為無關痛癢；人類的思想模式對我們並沒有幫助，無論它們如何吸引人或實用。在教會裡，沒有人因為他是人而享有絕對的權力。在教會內，除基督外，沒有領袖。基督建立祂的代表——羅馬宗座——作為在世旅途的淨配。從法律上，教會是從宗徒傳下來的。「真的基督教會，被稱

為公教會，同時該閃耀著唯一、至聖而從宗徒傳下的教會光輝。故此，公教會，在全地球，在萬民面前，該是明顯的，完全的一個教會，即大家共有一個原則、一個根、一個不能涸竭的源流，那就是宗徒之長，真福伯多祿，以及他的羅馬宗座的承繼人，教宗的最高權威，也就是所謂的首席地位。而且，除了那建立在一個伯多祿身上，因著一個信德、一個愛德而合成一個身體，一個結構的教會之外，沒有其他的公教會。」我們藉著完美的忠信而表示我們與教宗的連繫，即與伯多祿的連繫，有助於使眾人更明顯地看到宗徒的延續。我們對教宗的愛必須是一份愉悅的愛慕，因為我們在他身上看到基督。如果我們在祈禱中與上主交談，我們將帶著清晰的目光向前邁進，令我們洞悉聖神的行動，甚至在面對我們不明白，令人嘆息或哀傷的事件中。

公教徒的宗徒使命

當我們藉著洗禮而進入教會的懷抱裡，教會便聖化我們。我們的自然生命剛出生時，已經可以在聖化恩寵內得到庇護。「一個人的信德，或更甚者，即整個教會的信德，是透過聖神的行動而為孩子帶來裨益，因為聖神的行動賦予教會的合一，並通傳彼此的美善。」這個由聖神孕育的教會具有超性的母親職，的確是奇妙的。

「洗禮所帶來靈性上的重生，在某程度上相似肉身的重生。正如孩子在母親的胎裡，並不餵養自己，而是從母親的養料得到營養。因此，年幼的一群尚無法利用理智，像在慈母教會的胎裡的孩子一樣，透過教會的行動，而不是靠自己而獲得救恩。」教會的司祭權，直接從基督發出的，是最突出的。「基督是所有司祭職的泉源，因為舊約法律的司祭職是它的預像。但是，新約法律的司祭職則在基督的位格裡行動，正如格林多人後書

(2:10) 所載：我所寬恕的——如果我曾寬恕過什麼——是為你們的緣故，當著基督的面而寬恕的。」天主

與人之間的救世中介，是透過聖秩聖事保存在教會內。聖秩聖事透過聖事性神印與其帶來之恩寵，賦予人權力，並代表眾人的靈魂，作為耶穌基督的施行人而行動。「某人能完成一個另一人不能完成的行動，並非源於善或惡的差異，而是由於一種既得的權力，即某人擁有，而另一人沒擁有的權力。因此，由於平信徒沒有領受祝聖的權力，他就不能祝聖，無論他個人的善表如何。」

在教會內，職務是多元化的，但只有一個目標：聖化眾人。而且，所有基督徒透過聖洗和堅振所賦予的神印，以某種方法參與這項任務。我們眾人都必須感到對教會的使命，即對基督的使命負責。誰沒有拯救靈魂的熱忱，誰不竭力使人認識和愛慕基督的名字和教理，就不會明白教會的宗徒性。一個被動的基督徒未能了解基督對我們眾人有什麼要求。只是「獨斷獨行」，不關心別人得救的基督徒，就不是以耶穌聖心的愛去愛人。使徒

職並非一個只保留給聖統制，即司鐸和修會會士的使命。上主召叫我們眾人以言以行，成為恩寵泉源的工具，湧現永恆的生命。每當我們閱讀宗徒大事錄時，都深受基督門徒的大無畏精神，他們對傳教使命的信心，以及自願犧牲的喜樂所感動。他們並不在意有許多群眾。即使許多群眾跟隨，他們仍注意到每個靈魂，一個一個地注意：斐理伯對厄提約丕雅人（參閱宗8:26–40）；伯多祿對百夫長（參閱宗10:1–48）；保祿對色爾爵保祿（參閱宗13:6–12）。他們向主人學習。還記得工人在街市上等待工作的比喻嗎？當葡萄園的主人在午後出來時，發現還有工人閒站在那裡。「為什麼你們站在這整天閒著？他們對他說：因為沒有人僱我們。」（瑪20:6–7）這事不應在基督徒的生命裡發生。沒有人應在自己四周找到一個人會向他肯定，他之所以未曾聽過基督，是因為沒有人不厭其煩地告訴他。人常常以為，沒有事可以阻擋他們把天主排除在他們的生活之外。其

實，他們正是欺騙自己。雖然他們也許不知道，自己好像貝特匝達水池旁的癱子那樣躺著——不能走到那拯救他的水旁，走到將喜樂放置在靈魂裡的教理那裡。基督徒要對這樣的抱怨負責。跛足和患病的靈魂常重複說：「沒有人扶我」（若5:7），甚至沒有人幫助我。每個基督徒都應成為宗徒，因為，儘管天主不需要任何人，仍然需要我們。祂指望我們奉獻自己去傳揚祂救世的信理。

我們默觀唯一的、至聖的、至公的、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的奧蹟。這是時候讓我們反問自己：我有沒有分享基督拯救人靈的熱誠？我有沒有為教會祈禱？我既是教會的一部份，就在教會履行一項特殊的使命，而沒有人能替代我的。在教會內已是很好的了，但仍不夠。我們必須「是」教會，因為我們的慈母教會總不能是個陌生人，屬於外在的，與我們內心思想毫無關係。讓我們為教會的標誌作總結。在上主的助佑下，這些標誌將

銘刻在我們的靈魂上，而我們將被這清晰的、明確的，和神聖的準則所肯定，好能更愛這位神聖的母親，因為她把我們帶往恩寵的生命，並且日復一日地，以無窮無盡的關愛來滋養我們。如果你們偶然聽到謾罵教會的話語或叫囂，那麼，向那些沒有愛的唆使者，顯示出人道和愛德，讓他們知道不能這樣虐待一位母親。現在，他們安然無恙地攻擊教會，因為教會的國是屬於她主人和建立人的國度，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。「只要麥子在禾草中間呻吟，只要麥穗在雜草中間嘆息，只要仁慈的船隻在憤怒的船隻中間哀鳴，只要百合在荊棘中間飲泣，就會有敵人在說：她何時會死亡，她的名字何時會滅亡？他們想：有一天，教會將消失，再沒有基督徒了……但是，當他們這樣說時，他們必要死亡，但教會依然存在。」無論發生什麼事，基督總不會離棄祂的淨配。勝利教會已經與祂同在一起，坐在天父的右邊。在那裡的基督徒弟兄，召喚我們加入他們的行列，他們

為這個事實而光榮天主，然而我們從這事實裡，可看到信德的清晰影子：唯一的、至聖的、至公的、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。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
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
Zhong-Yu-Jiao-Hui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Zhong-Yu-Jiao-Hui/) (2026年1月20日)